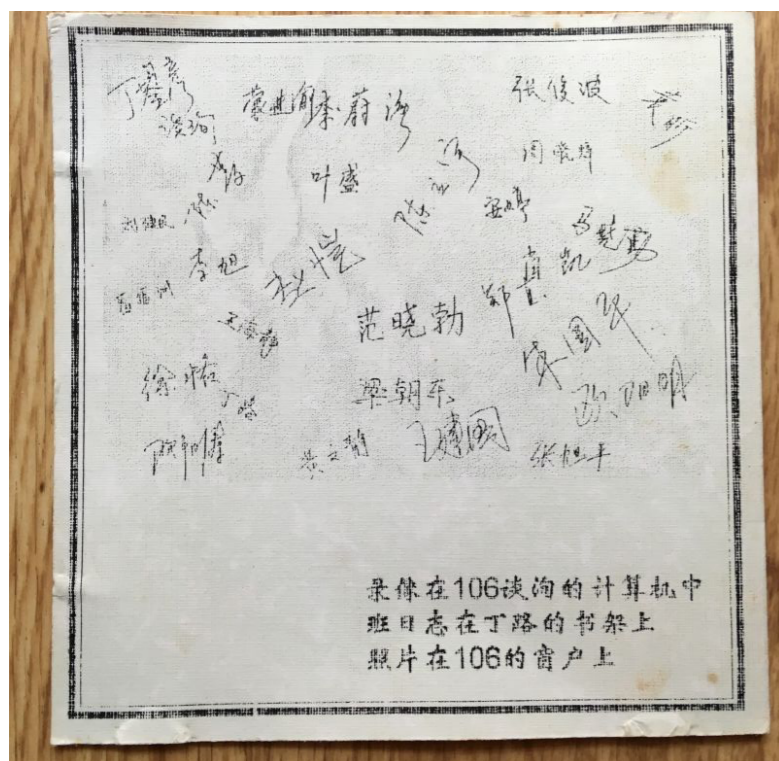


The Tsinghua People

的名字。大一第一门计算机专业课 Pascal，第一堂课，老师一上来自我介绍“我是郑启华”，满课堂一阵“噢……”，声音里透着景仰和崇拜，因为我们面前的教材《Pascal 语言程序设计》封面上书郑启华编著，那时候觉得写书是一件非常遥远神圣的事情。后来渐渐习惯了，若是有老师用的教材不是自己编的反而有些被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们暗暗轻视，再再后来我们中的一些人也开始编书写书，而我那几个留校的同学，好像也出了自己编写的教材，我想他们也可以在课

堂上享受学生们那种景仰和崇拜的“噢……”。

这些年一直通过清华校友网了解学校的消息，谁人在《自然》《科学》上发了什么文章，谁人拿了什么什么奖项，有些新闻，美国这边的中文英文网站上有时候也会报道，可见其影响力。偏偏有一次化学馆爆炸没有在清华新闻网上看到，反倒是在境外的网上先看到，又在微信里得到同学的确认。看来报喜不报忧，就连我们学校的新闻网站也不能免俗。相比之下，倒是微信里同学们敢说敢言，言语间仍有当年的印记。



再忆往昔 | The Tsinghua People



我的清华情

文 / 计 11 马晓勤

小时候写作文，时不时就会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那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而如今，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转眼间。被提名要征稿，才惊然发现一晃已经二十个年头了。坐在电脑前，慢慢地喝着茶，过去的片段开始慢慢浮现，有些恍如昨日，有些可能恍如前日。

刚进清华，知道清华有个小学期，想了半天也没搞明白为啥要弄个小学期出来。然后我们就被冠以“一字班”。对于我这个习惯了说初几、高几、大几的人来说，几字班的称谓实在太过辛苦，每次都要转换成大几才能明白别人究竟是哪一年级的。不过一个月下来，倒也欣然接受了这种叫

法。因为对于我这种懒人来说，从入学一直到现在，无需转换，无需变更，只要张口“一字班”，一切通通搞定。甚至于现在听到别人说几字班时，倍感亲切。

接下来，就开始了 N 多的第一次。第一次看到西大操场时，还是挺失望的。因为学校介绍的录像里，体育馆是那么的高大雄伟；而我看到的只不过比平房高那么一点点而已。第一次到照澜院的菜场，问人家那个紫的发黑圆的像球的东东是啥玩意儿，结果被人家嘲笑“城里的大小姐连茄子都不认识”，我愤而反击“我们那里的茄子是长的好伐！”第一次知道荒岛是有花有草的；

再忆往昔 | The Tsinghua People

The Tsinghua People

第一次知道西大饭厅不是用来吃饭的；第一次知道北京人说“没听见”用的是第二声；第一次知道广东人说时间是讲几个字的。

第一次的班级中秋晚会上，有个猜人名的游戏。为了让大家能相互尽快熟悉，几个班干部绞尽脑汁制作谜语。那天猜的第一个是“巨浪拍碎岸边石”，谜底扣的是班主任的名字。有人猜出来后，我们的团支书得意地说：“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这就是我写的呀！”难怪念得那么声情并茂。“地中海的日出”、“子龙的盔甲”……谜语一个一个的出，新的班集体也在慢慢成型中。

第一次的体育比赛是男女混合篮球赛，男生按宿舍分成4组，女生分到4组中。因为女生投篮命中可双倍得分，所以场上只看见男生飞奔抢球，女生则站在篮下等着投篮，而最后的叫好声全都送给

了女生。

第一次的远游是骑车去的鹫峰。骑了两个多小时才到。班长得意地对我说：北京大吧？你看我们都骑了两个多小时了，结果还在海淀！是啊是啊，你怎么就不说说自己带错路了呢？

如同所有的大一新生，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让我们眼花缭乱。“体育活动月”、“文化活动月”、“科技活动月”，一个个的活动让我们应接不暇。在“班班有歌声”的合唱比赛排练中，发现我们系居然有个乐队！那个鼓手，酷的不能再酷了！

终于终于，在经历了一切新鲜事物后，静下心来开始了“苦作舟”的历程。有的同学早早地在中关村打工兼职，拿了钱后买了双800多的运动鞋，还舍不得穿上操场；有人拿打工的钱买了电脑安置在宿舍中，那种感觉就像80年代的万元户（事实



再忆往昔 | The Tsinghua People

上那电脑的确要10000多)。那电脑的主人成为第一个挖地雷挖进100秒的，而我则一天到晚缠着人家教我挖地雷。也有不少同学进到教研组干活，那里的机器比机房里的机器高级多了。有一天，一个在软件组的女孩兴奋地跟我们宣布：“我们教研组新进一批机器，可以开出256*256的大数组！”顿时收到周围所有人羡慕的目光。要知道我们当时图像处理、模式识别课程用的数据文件就是256*256的，而当时限于硬件原因，只能三行三行的从文件中读数据进行处理，泪奔啊！

大四开始有了选修课，我一口气把所有能选修的课程都选上了，结果连上机的时间都重叠在了一起。那段时间过得真叫充实，我一个学期喝掉两大瓶最大号的雀巢咖啡。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当时的我神勇无比。

大五一上来，就是关于读研考研的事情。要出国的同学开始纷纷准备材料，找老师写推荐信（其实就是签一名），还相互交流哪个老师好说话。再接着，社会实践，我被分到了华北电力设计院，在苹果园那里，平时都不回学校，只知道学校里的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一台毕业演出。演出相当成功，连留学生兄弟都友情出演。演出结束，还被津津乐道了好几天。

毕业前绝对是胡吃海塞的日子，有大家AA的，也有某个财主出钱的。最后一次聚会应该是在离校的前一天晚上，在一个有卡拉OK的饭店里吃完饭，全班挤进一个房间开始唱歌聊天。有个麦霸拿着麦克风死活不松手。最后好不容易从他手上骗过麦克风后，

他转瞬就呼呼睡去。不知道怎么的，有几个在聊天的人聊着聊着就哭了起来，后来是逮着人就抱头痛哭。

终于天亮了，开始送别了。96年正赶上北京西站通车，于是那一天，我们就在北京站和北京西站之间来回穿梭，送了一拨又一拨。在站台上，我们尽量笑着谈些高兴的事，大家都在极力避免悲情出现。在西站给班长送行时，班长是在最后铃响时跳上的火车，然后站在车门口伸出五指大喊一声：五年了，五年的生活啊！然后他就被火车带走了，而我的眼泪瞬间就被这位西北小汉子勾了出来……

是啊，5年的同学情，5年的师生谊。那个时候不时缕一下头发的Pascal老师；那个总是“这是一句话，这是一句话”的计原老师；那个经常谈谈自己的插队生活，还会在黑板上画一匹马的马哲老师；那个能把枯燥无味的课讲得像说书一样的社会主义与当代世界的老师；还有那些让人望而生畏的“四大名捕”老师……随着毕业离校，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再见面。

若干年后，重回清华，被告知一号楼、二号楼已经成为危楼，不再住人了。再次回到清华时，清华已新建了游泳馆。几年前带着小孩再回清华，出租车把我们送进东门，我却迷失在了一群小白楼中，连东主楼都看不见，唯一能说出的标志物就是学生服务社。最后还是电话求助同学，终于开车把我送到了我熟悉的地盘。

时光流逝，清华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而我的脑中，却永远驻留着90年代初的清华……

再忆往昔 | The Tsinghua People